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八

錢唐倪濤撰

金罍款識八

爵總說

凡彝罍有取於物者小而在禮實大其為罍也至微而其所以設施也至廣若爵之為罍是也蓋爵於飲罍為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曰在禮實大爵於彝罍是為至微然而禮天地交鬼神和賓客以致冠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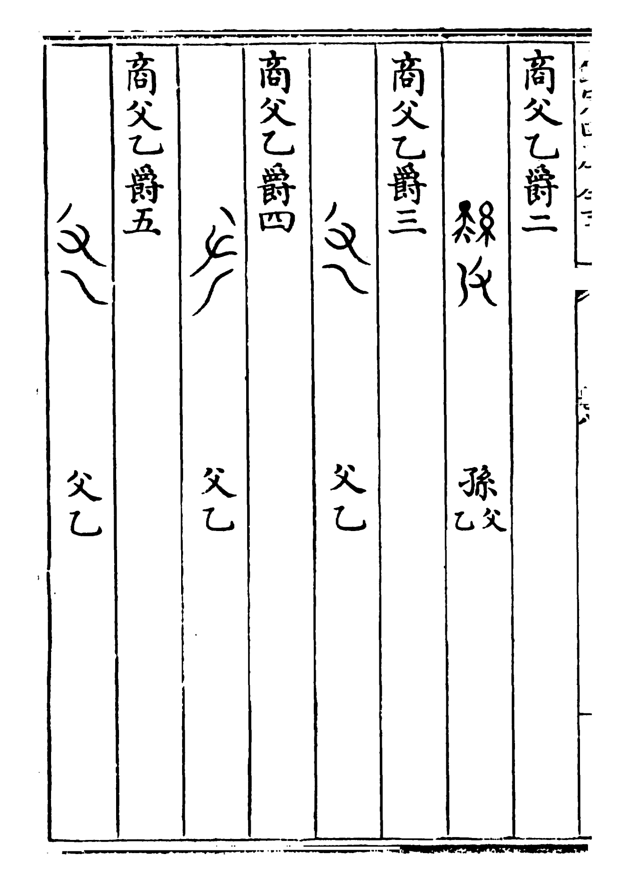
喪祭朝聘鄉射無所不用則其為設施也至廣矣考之前世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則爵之所取者小又其為器至微也信然然周鑒前古禮文大成而特以爵名其一代之器則豈不有謂蓋以在夏曰琖在商曰斝在周曰爵名雖殊而用則一則其取象各具一妙理耳故其形制大抵皆近似之琖從戔故三足象戈斝戒喧故二口作喧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雀小者

之道下順而上逆也俛而啄仰而四顧其慮患也深
今考諸爵前若噣後若尾足脩而鋭形若戈然兩柱
為耳及求之禮圖則刻木作雀形背負琖無復古制
是皆漢儒臆説之學也使夫觀此三代之𣪠則豈復
有是陋哉

商爵

商父乙爵一

父乙



商父乙爵二

孫父乙

商父乙爵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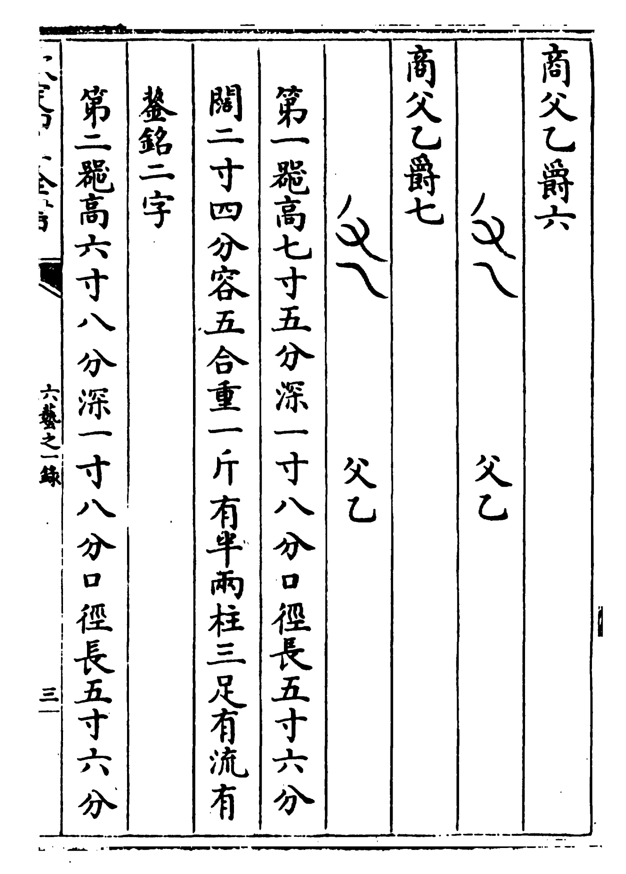
父乙

商父乙爵四

父乙

商父乙爵五

父乙



商父乙爵六

父乙

商父乙爵七

父乙

第一器高七寸五分深一寸八分口徑長五寸六分闊二寸四分容五合重一斤有半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第二器高六寸八分深一寸八分口徑長五寸六分

闊二寸五分容五合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三字

第三罍高六寸六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六寸闊三寸六分容五合重一斤四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第四罍高六寸一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五寸五分闊二寸五分容四合重一斤三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第五罍高六寸七分深三寸口徑長五寸五分闊二寸六分容四合半重一斤三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第六罍高六寸六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五寸四分闊二寸六分容四合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第七罍高六寸八分深三寸口徑長五寸五分闊二寸六分容五合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右商之君稱乙者六曰報乙者成湯四世祖也曰天乙者成湯也於後則又有祖乙小乙武乙太乙是諸器皆曰父乙蓋出乎此而未知其決為何乙耳然諸器所同者咸以牛首為鋬以雲紋為柱其小異者或有雷紋雲氣饕餮蟠夔之飾視其簡古不煩真商物也博古圖

商祖乙爵

祖乙

右高七寸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五寸闊二寸七分容三合重一斤一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且商之君以乙名者不一而祖乙與一焉然諸爵之銘有曰父乙蓋謂報乙天乙小乙武乙之君也其子銘之故云父乙此獨曰祖乙則謂成湯以來十四世之君曰祖乙者是也按士虞禮主婦洗足爵釋者謂有足無文而是器純古畧不加飾兹所謂足爵者歟博古圖

商招父丁爵

招作父丁
尊彝

亞形中　貝　貝

右高六寸五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六寸三分闊二寸九分容五合重一斤七兩三足有流有蓋銘九字其文曰父丁尊彝蓋商人作禮器多銘之彝義取有常而無變也是爵曰招者名載其人為父丁而作也形製特無二柱為反坫之用比諸爵為小異未知古人所以立意何如耳博古圖

商祖丙爵

矢祖
孫丙

右高六寸五分深三寸二分口徑長五寸五分闊二寸六分容五合重一斤五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上作矢形旁為一孫字其下著祖丙焉商世之君類以十日銘其罍而配以乃祖乃父則此爵亦其一耳古之訟者入束矢以自明其直則矢有直之義况於為之孫者固當直已以從祀事於乃祖兹取以寓其

意也博古圖

商父戊丁爵

父戊丁

右高六寸四分深三寸口徑長五寸六分闊一寸六分容三合有半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三字曰父戊丁夫戊者謂太戊也丁則紀其日耳先王之時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所謂剛日則甲丙戊庚壬是也所謂柔日則乙丁己辛癸是也宗廟之事内

事也此所以用丁日歟是𦤎純龎之質樸而不彫葢原其時則商物也故其製作近似之博古圖

商祖己爵

A己

祖巳

右高七尺三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六寸四分闊二寸九分容四合重一斤七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曰祖己按商有雍己而無祖己此曰祖己以見其孫之所作也且三代之𦤎銘載不一然愈簡而愈

古愈詳爲愈近此夏商周之辨也道降而下辭費而已故周人作㑹而民始疑蓋㑹出於不信矣若夫大信不約故不言可也此墟墓之間未施哀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而民敬者是所謂愈簡而愈古者也質是彝豈苟云乎哉博古圖

按商之君有所謂雍已者故凡曰父已祖已者皆商彝也是彝文鏤制作皆出於周而銘曰祖已何耶既不載於經傳殆有不可得而考者古彝評

商守父丁爵

守父丁

商飲父丁爵

飲父丁

第一器高七寸五分深三寸口徑長三寸九分闊二寸八分容三合有半重一斤四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三字

第二器高六寸九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六寸一分

闊二寸七分容四合重一斤二兩有半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三字

右二罍一曰守父丁言子之為父丁作也曰守者又示其持盈守成善繼志述事之義易所謂守罍者莫若長子是也一曰飲父丁若所謂以飲平公者是歟器以載銘銘以立義視其罍而求其義則知古人所以制作豈徒然哉博古圖

商斧爵

象形斧字

右高六寸六分深三寸口徑長五寸七分闊二寸七分容三合有半重一斤三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一字作斧形按天子之服十二章而黼作斧形蓋斧之為意取其有斷唯有斷則剛足以立我而不流於沈湎亦飲者之戒也且禮始於飲食之初故汙尊抔飲而禮已在焉今畫作斧形書體未易蓋禮之所藏踞已備矣豈在夫曲禮三千而後見鋪筵設几之虛

文戠博古圖

商子孫己爵

析子孫己

右高六寸五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七分闊二寸六分容四合重一斤二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四字曰析子孫己爵以飲福貽之子孫者故曰析子孫析之義蓋取夫斂之則在我析之則在下曰己者商之君號有曰雍己也夫為人後之道能享其祖考

則是乃所以來其福嘏耳銘之於宗廟之罍宜哉博古圖

商子爵一

[illegible]

爵〇子〇作

商子爵二

[illegible]

子

父壬

前一罍高六寸七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一分

闊二寸四分容三合重一斤四兩兩柱三足有流有

鋬銘五字

後一罍高六寸五分深二寸九分口徑長五寸闊二

寸四分容四合重十有四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

三字

右前一罍銘五字所可辨者子與作二字而已後一

罍銘三字曰子父壬嘗考諸姓夏后氏曰姒商曰子

周曰姬皆以其祖賜姓於君故子孫得而承之然而

論三代之祖則一出於黃帝夏之祖昌意商之祖契周之祖稷皆黃帝之子孫也黃帝四世而禹始有夏又十七世而湯始有商又十九世而武王始有周其三代未有天下之初則皆始封為諸侯於是賜姓此所以有姒子姬之異姓也商之器大抵多銘一子字著國姓也曰壬則商之君有仲壬外壬此銘父壬故知為商爵無疑博古圖

商之彝罍以子銘之者為多然其說不過有二一則

傳子孫之義一則著國姓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紹興

古器評

商己舉爵一

己舉

商己舉爵二

己舉

右高七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六寸闊二寸六分容四合重一斤十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後一罍高七寸深三寸口徑長五寸九分闊二寸六分容三合重一斤六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右二罍皆曰已舉已者商之雍已也舉者因獻酬而舉之故名其罍曰舉至如尊罍鼎彝其銘通謂之彝者蓋此類耳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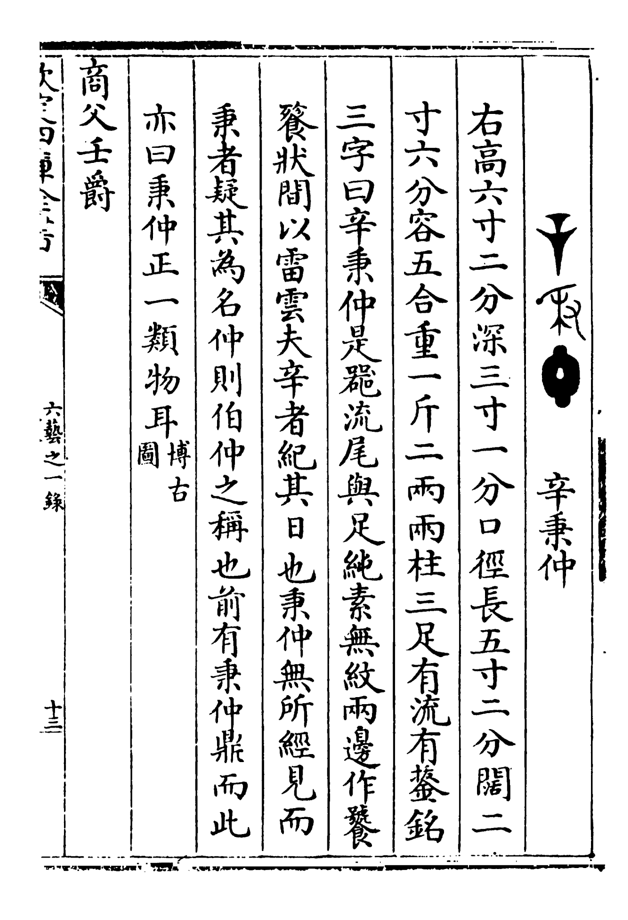
商車爵

車

右高五寸五分深二寸七分口徑長四寸八分闊二

寸四分容三合重十有五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一字曰車以牛首為鋬柱上加雲紋流尾與足並皆純素兩面作饕餮雷紋間之先王之時凡誥戒於酒無所不致其嚴若銘之以車則豈無其義蓋車有量酒亦有量也車載禮酒亦載禮也然則一醉日富鮮克由禮多見其不知量者豈不知覆車之有戒耶蓋以車銘之不徒設也博古圖

商秉仲爵



辛秉仲

右高六寸二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二分闊二寸六分容五合重一斤二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三字曰辛秉仲是器流尾與足純素無紋兩邊作饕餮狀間以雷雲夫辛者紀其日也秉仲無所經見而秉者疑其為名仲則伯仲之稱也前有秉仲鼎而此亦曰秉仲正一類物耳博古圖

商父壬爵

父壬

父壬

右高七寸三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七分闊二寸七分容五合重一斤四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曰父壬按商之君有曰仲壬其子曰太甲有曰外壬其子曰祖乙是器必太甲祖乙為其父而銘之然二君未知其孰是也博古圖

商父庚爵

父庚

父庚

右高八寸深三寸三分口徑長五寸七分闊二寸七分容四合有半重一斤七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按商紀有太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者必出於是然言庚者自銘也且商庚鼎庚之字作𢆉而取形於垂實蓋庚為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字適相同此比庚鼎字形為已變矣蓋世之相去有先後故字畫亦因世為損益也博古圖

祖庚商號也博古圖載庚鼎之字從𢆉又有庚爵作

芁與此庚字形不同蓋世之相去先後故字畫亦因

時而為損益耳紹興古器評

商紀有太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者必出於

是又曰父者以明子為父作於祭祀燕享之間著庚

以正其名耳同上

商父癸爵

父癸

右高五寸五分深二寸九分口徑長五寸一分闊二

寸五分容五合重一斤一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曰父癸者即商成湯之父蓋子為父作於祭祀燕饗之間著癸以正名也博古圖

商中爵

中

右高六寸深二寸九分口徑長五寸闊五寸二分容四合重十有二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商人作罍尚質而字畫亦簡古非若周之彝罍粲然成文故是罍

特銘一字曰中而已中之為義王安石釋中字云上以交乎下下以交乎上左以交乎右右以交乎左則以禮為飲者其上下左右中於勸酬交舉無過不及之咎也蓋其語簡則義微故耳博古圖

商尊癸爵

尊癸

右高六寸五分深三寸口徑長五寸闊二寸六分容四合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曰尊癸按

癸者成湯之父此商彝宜以是識之然又以尊銘之者則王安石解六尊所謂尊居其所而爵從之也蓋舉彼則知此焉是彝兩面作饕餮而間以雲雷上為山形以牛首為鋬三足純素柱上復作雲紋銘識簡古真周以前物也博古圖

商雷篆爵

象形爵

右高六寸七分深三寸四分口徑長六寸二分闊二

寸七分容四合重一斤五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一字象爵之形而文鏤回轉若古文雷字昔人於飲食之末尤謹於禮故飲罷多取雷象蓋雷也者養神於冬而起用於震其動也時故易有山下雷頤之象頤者養也酒以養陽食以養陰過則失所養矣此著雷以為之戒者凡以示其動惟以時而已博古圖

商龍爵

龍

銘一字象龍形即龍字也政和丙申北海縣民道經臨朐其岸圮出數罍此其一焉以龍銘爵蓋取夫亢而有悔以示其飲不可過過則有悔之義鍾鼎款識

商素爵

象人拱物形

右高六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長五寸六分闊二寸四分容四合有半重一斤二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一字象人拱物形近類子字蓋商子姓而凡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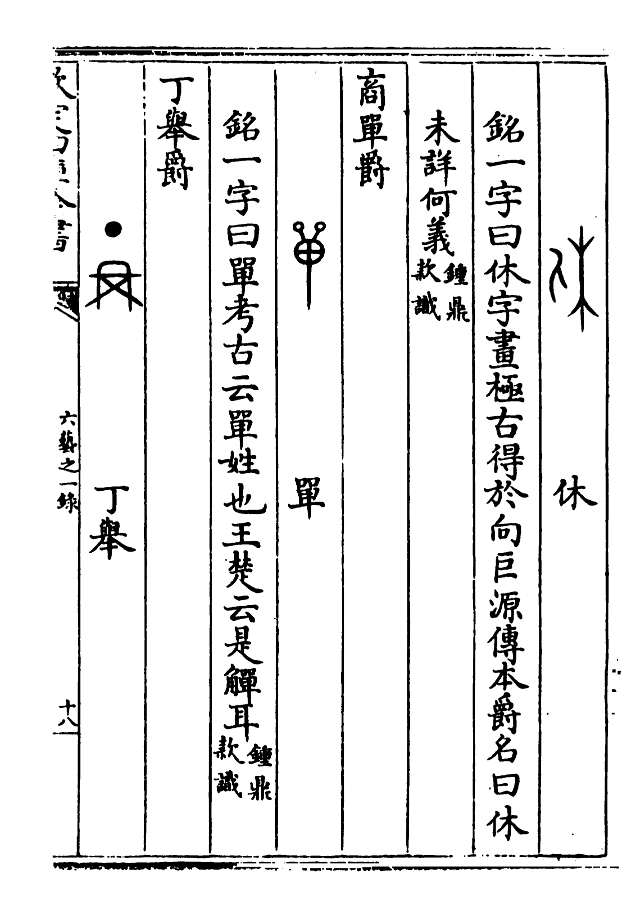
於罍之銘者類多如此且王安石云酒尊居其所而爵者從之蓋制字之義酋者在上拱者從之爵之所從亦以下而拱上也博古圖

商辛爵

辛

銘一字曰辛字畫奇古罍藏盧公裔家今不在矣銘止一字如李氏所藏庚鼎癸鼎銘亦一字鐘鼎款識

商休爵



休

銘一字曰休字畫極古得於向巨源傳本爵名曰休

未詳何義鐘鼎款識

商單爵

單

銘一字曰單考古云單姓也王楚云是觶耳鐘鼎款識

丁舉爵

丁舉

博古錄云王玠得古爵於洛而名之曰丁舉字畫古拙丁亦商君之號其為商器無疑也鐘鼎款識

商言父爵

言父

銘二字曰言父如瞿父招父信父之類考古錄云此爵有足無文蓋足爵也鐘鼎款識

商象形父乙爵

爵父乙

上一字作象形爵字有象形鼎象形鬲前亦有象形

爵蓋商罍之制多如此 鐘鼎款識

商子父丁爵

子

父丁

銘一字在左柱曰子二字在腹當耳曰父丁蓋子為

父丁作此爵耳 鐘鼎款識

商舟父己爵

皿父己　舟父已

銘上一字作横舟蓋示沈湎之戒也 鍾鼎款識

商父舟爵銘二字爵於飲器為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曰在禮實大先王之時凡誥戒於酒者無所不致其嚴銘之以舟則豈無其義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譬之酒能成禮亦能敗德取象垂訓顧不美哉 紹興古器評

商主人舉爵

舉人主

考古録云銘二字在耳謂之主者舉亦爵觶之名因獻酬而舉之也 鍾鼎款識

商父辛爵

子左執田右執戈父辛

上一字當作子左執田而右執戈者有且耕且戰之意立戈者子或孫也大者為子小者為孫 鍾鼎款識

商父己爵

銘五字舉父已其下象二矢之形而以一格立之父已者雍已也凡鼎彝用享其父則必識以其子繼雍已者弟大戊也而謂之子者豈非繼其後者乃為之子耶夫男子之生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今著以矢意其在兹乎紹興古器評

商伯爵

銘三字夫所謂伯者其類不一分等之爵則有侯伯之伯建諸侯之國則有方伯連率之國而又于謚于

名于字于序皆可稱之古之彝器多銘以伯者必有一於此也紹興古器評

商孫爵

銘一字曰孫夫銘者自名以稱揚其祖考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此特言孫以見意者蓋孫可以為王父尸則又知其為祭祀之用耳是器通體純素不加文飾與商子孫已爵商已舉爵大畧相似以類考之必商物也紹興古器評

周爵

周冊爵

銘一字曰冊說文謂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諸侯進受於王者也古之彝多著此象豈皆當時受賜於君以昭其功者耶紹興古器評

周立戈爵

銘一字作戈立形戈為兵器戡戮戰伐皆從之蓋有傷物之意爵雖於飲器為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

古爵悉為此狀者示酒戒也今又銘以著之則昔人謹微防患之意可謂切至矣紹興古罍評

金罍款識

籩簋豆鋪總説

禮始於因人情而為之蓋以義起而制之使歸於中而已明以交人幽以交神無所不用必寓諸罍而後行則籩簋之屬由是而陳焉然去古既遠禮文寖失况遭秦滅學之後其書焚矣疑以傳疑而無所考證

則諸儒臨時泛起臆說無足觀者故見於禮圖則以簠為外方而内圓以簋為外圓而内方穴其中以實稻粱黍稷又皆刻木為之上作龜蓋以體蟲鏤之飾而去古益逺矣曾不知簠盛加膳簋盛常饍皆熟食用匕之器若如禮圖則畧無食器之用今三代之器方圜異制且可以用匕而食復出於冶鑄之妙而銘載粲然則先王制作尚及論也豈刻木鏤形者所能髣髴哉至於豆則乃其實水土之品亦所以養其陰

者夏以楬豆商以玉豆周以獻豆制作雖殊所以為實濡物之𦉪則一也昔醢人掌四豆之實凡祭祀供薦羞則豆之用於祭祀者如此士昏禮設六豆於房中則豆之陳於昏禮者如此以之示慈惠之燕訓恭儉之饗亦待此以有行者也是以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七凡以尚德也鄉老六十者三七十者四八十者五九十者六凡以尚齒也然則用豆之義其可忽諸嘗考制

字之法禮必從豆以禮之不可廢也豈必從豆以時之不可緩也戲必從豆以交際之不可忘也故孔子於造次之間與夫荅問之際嘗惓惓於此者蓋為是爾若夫劉公鋪與夫君養鋪之二器舊以其鋪之聲與簠相近因以附諸簠今考簠之器方而鋪之器圜又自與豆登畧無少異故其銘前曰君作養鋪而疑生之豆亦曰養豆則是其銘亦近之疑銘之以鋪者有鋪陳薦獻之義而其器則豆故以附諸豆之末云

周叔邦父簠

叔邦父作簠
用征用行用
從君王子孫孫
其萬年無疆

右高三寸四分深二寸一分口徑長一尺闊八寸一分容四升一合重四斤八兩兩耳銘二十二字曰叔

邦父莫知其誰特春秋轅氏名邦蓋季哲之子也今所藏寅簋銘曰叔邦父豈非一種䶵耶曰用征用行則叔夜鼎亦銘以征以行按王安石字說征正行也凡言征者皆以正行銘之臣有從君之義故又繼之曰用從君王是䶵飾以蟠螭周以重雷耳作螭首實周䶵也（博古圖）

周史黎簋一（考古圖作史剺匳音証）

史黎作簋

周史黎簠二

右二簠一出古器物銘一藏扶風乞伏氏銘文同而字畫小異史黎二字皆籀文鐘鼎款識

周鄀子斯簠一

鄀于子斯自作旅簠

周鄀子斯簠二

鄀子子
斯父自作
旅簠子孫
永用

右二簠一出向灊本一出古簠物銘云藏宗室仲爰家銘文詳畧不同 鐘鼎款識

周太公簠 考古圖作太公𠤷

太公作𩞁寶簠子孫永寶永享

按舊圖云咸平三年同州民楊善德獲於河濱以獻此𥂴與㽘中及史剩二𥂴形制全相類銘皆從𠀠而文不同此𥂴乍從𠤷㽘仲𥂴從夫史剩𥂴從㕚亦𠤷

字医字即古簠字與簠聲相近又形制皆如簠而方文雖不同疑皆簠也考古圖

太公寶簠銘　謚書無太自周書定法後世雖有附入然不著此也昔齊有太公則謂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假以自見然則太上為古非考行而傳也後世雖不以此考謚如田和輩皆取以自號於世秦自夷公後太公繼之其子代立是為惠公夫惟子代其位故以太上自稱秦齊皆有太公秦紀失傳其故世不

考之其以謚爲太公惟秦則然矣其曰太公實缶則秦之廟號也楊南仲以其書爲缶呂氏圖爲古古非號名則其說不可據也今考於小篆則爲缶者類矣雖秦篆故有與古文類者其不相類則亦衆也豈可盡据以求合耶傳曰盎謂之缶鄭康成許慎服虔皆以缶爲瓦又曰汲號又謂缶無以五金名者今考鉅仲作匧銘殆與此類故知其爲簠也古之爲簠者本或作匼亦或作医則匿字爲医書畫類也然自古者

乍簠同文特後世不知考故識者疑也廣川書跋

弡仲簠一集古錄作張仲匜廣川書跋東觀餘論俱作弡仲寶匜考古圖作弡仲匜

[illegible]

張仲作寶簠擇之金

鉄銘　其纁其玄其

黃用盛諸旋糕米用　後三罷音

饗大正音王賓飪具　釋俱同

召飼張仲受無疆福必

友飧飼鼎寶張仲畀壽

弡仲簠二

弡仲簠三

弡仲簠四

劉原父先秦古器記云右二簠得于驪山白鹿原簠者稻粱器其銘曰張仲見于小雅宣王臣也所謂張仲孝友者矣賛曰宣治中興方虎董征張仲孝友秉德輔成或外是經或内是承文武師師安有不寧歐

陽文忠公集古録云張仲簠銘四其文皆同而轉注偏旁左右或異蓋古人用字如此耳鐘鼎款識

右張仲簠銘四其文皆同而轉注偏旁左右或異蓋古人用字如此爾嘉祐中原甫在長安獲二古簠於藍田形制皆同有蓋而上下有銘甚矣古人之為慮遠矣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若此之煩也詩六月之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周宣王時人也

距今實千九百餘年而二簋始復出原父藏其簋子
録其文葢仲與吾二人者相期於二千年之間可謂
遠矣方仲之作斯簋也豈必期吾二人者哉葢久而
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爾是以君子之于道不汲汲
而志在於逺大也原父在長安得古簋數十作先秦
古簋記而張仲之簋其銘文五十有一其可識者四
十一具之如左其餘以俟博學君子集古録
弡仲匜辨云劉原父弡仲匜銘以隸寫之云弡仲作

寶簠擇之金慶銳鑪其纁其玄其黄用盛諸稜糕米用饗大正音王賔飤具召飼㠯仲受無彊福必共餐飼具饉與餴同音飽也㠯仲眉壽所謂鐮鑪即廣雅所載此二字乃趙生所釋子亦然之然趙初不知廣雅有此語及觀之彌可信也㠯音其勿反糕側角反早取糓也飤徒兮反飤音祀㠯字原父誤釋為張字遂以為張仲之簋歐公從而文之以數百言蓋失之矣古簋中又有㠯伯敦豈仲之兄乎東觀餘論

古人制法其書已亡不可得考今惟幸其器時有存者可以察也京兆民得古器爲銅方匜其大若干其深若干文飾繁縟世不能考以法數惟其銘曰弡仲作寶匜劉原父釋曰寶医医於禮爲櫝凡所以盛弓弩矢也而方中矢字又不與古文合不知何据而言也今考篆文集字當作匽其書尚與篆合古文匽不從竹後人因之從竹者誤也小篆雖秦文然亦存古古文不廢其同者甚衆若匽從夾其文可以得矣惟

方字為古文然小篆自不从竹其用竹者或體也世或疑篋未有範銅為之此猶以从竹為古之器矣嘗見諸書說金箱石篋無不備也延康中上黨抱犢山功曹李及於巖得書四十卷盛以金箱然箱篋以載而藏之為名用金用竹隨其所為也豈但盡用竹哉弡之忍翻訓曰弓強也余以自漢以後諸書考之集古錄以為張仲誤也廣川書跋

上方所藏旅簋至衆獨無旅簋呂氏考古圖所載備

矣大抵皆簋也昔嘗考其銘竊有疑於此矣簠簋古人共用之器也雖廢棄已久不應獨存簋而無簠匊藏所得不應盡藏旅簋以故世不得其制禮家乃為一器但方圓異耳嘗見紀城得器方圓雖異大抵類桶惟蓋為龜此古匡之制也大觀元年劉仲馮以其匊藏古器上之適余在館始盡模其銘併得原父釋考之其曰弡仲寶匡原父固以為張仲所作器也匡又作匡余按弡伯之器既曰匡矣今而則又以匡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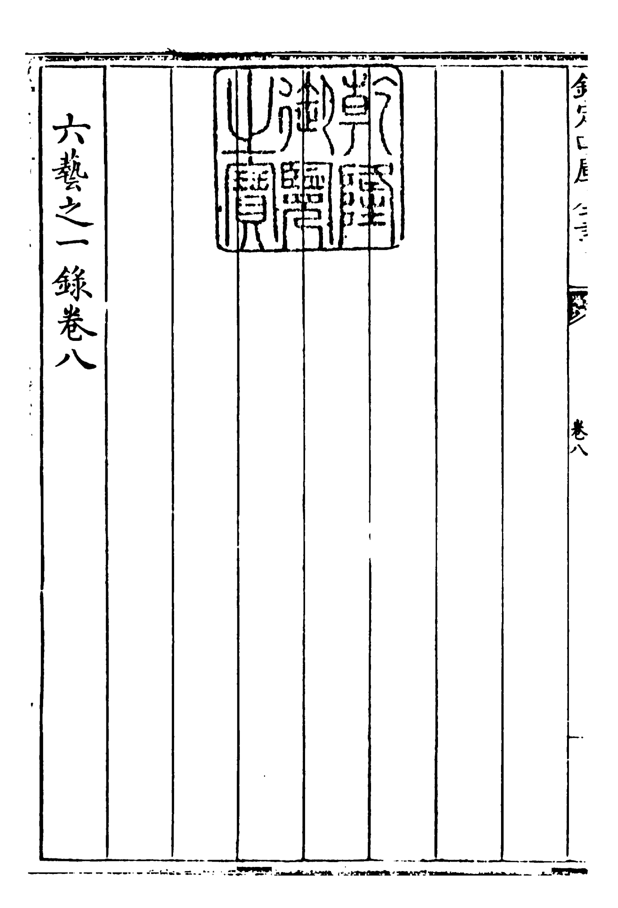
医其說異也考其文方中作亦以古校之則爲医與簠同其文古也後世禮樂既廢簠簋之制尤失至以方圜論辨而不知天子諸侯卿大夫異制苟爲傳誤襲謬方且守之不議何也廣川書跋　㲋說文云冢本字高墳也

右簠銘本兩𥁃底蓋皆有銘悉同其一原父以遺歐陽文忠公按集古錄以中上一字爲張字引詩六月篇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曰此周宣王時張仲𥁃也吕大臨考古圖以偏傍推之其字從巨不從長以隸字

釋之當為弝弝字雖見於篇然古文與隷書多不合未知果是否金石錄

周簠

銘一字簠盛加饍蓋熟食用匕之器也今禮圖所載則內方而外圓穴其中以實稻粱又刻木為之上作龜蓋制作之異乃如是耶以是考之然後知禮家之學多出於漢儒臆度非古制也紹興古器評



六藝之一錄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九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許思光

篆隸監生臣郎錦騎

六藝之一録卷九

錢塘倪濤撰

金器欵識九

敦總說

厥惟禮初汙尊抔飲蕢桴土鼓惟時通誠導和而鬼神可致若乃後世烝享盡九州之味韶頀備九成之舉然後禮視初之制者為不足施於今是豈古拙而今乃工耶此制作之君與時為損益五帝不相沿三

王不相襲亦非好異而作古也時異則迹異耳若乃敦者以制作求之則制作不同上古則用瓦中古則用金或以玉飾或以木為以形器求之則形器不同設蓋者以為會無耳足者以為㢠或與珠槃類或與盞簋同以名求之則名不同或以為土簋或以為玉盤以用求之則用不同或以盛血為尸盟者之所執或以盛黍稷為内宰之所賛以數求之則數不同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小宰則曰主婦執一金敦黍

此敦之制故不可以類取之也今歴觀其器書畫蟲
鏤因時而制踵事增華變本加麗求合於古則不可
得而定論故今所見形器一體而類多者有若鼎三
足腹旁有兩大耳耳足皆有獸形其蓋有圈足却之
可置諸地者如邾敦伯庶父敦宰辟父敦之類是也
其間形器不一方之邾敦諸器小異而無蓋若哆口
圈足下連方座者毁敦是也上鈙兩耳者周姜敦是
也耳有珥足作圈者伯敦𢀞敦周姜敦是也自毁敦

而下四器雖形器不一終不失敦制而又皆銘之為敦因以附諸敦之末豈古人制器與時為宜而有所不同耶抑道衰禮壞度數與之為因革也於是若稽上古而議禮之臣因兹以成一代之典由是禮文爛然革獘陋於前古可謂盛矣彼若禮圖之制鏤龜為蓋繪形亦中與古制無略似者殆亦學禮之士沿襲傳注之謬補遺完鈌止能傳其所聞使夫觀乃器稽乃時雖俟百世其無惑矣

商敦

商已丁敦

蓋　孫已丁

器　已孫丁

右通蓋高七寸一分深四寸六分口徑四寸二分腹徑六寸六分容五升三合共重六斤十有二兩兩耳蓋與器銘共六字蓋曰孫已丁器曰已孫丁按商之

君有以巳為號者有以丁為號者然不應併銘其器則巳丁者當是其享祀之日故於是又以孫銘之且享祀者孫子之職也葢先言孫後言巳丁明是器孫所自致也器以孫居巳丁之中又以言孫用其日而祀之耳觀其葢足純緣周以夔龍又著兩螭以耸其耳通腹皆列饕餮之紋比之他敦尤為特異（博古圖）

商巳孫敦

銘二字按商十世君曰雍巳故凡言巳者皆雍巳也

此曰己孫者有以見其孫之所作耳孫可以為王父尸則又知其為祭享之用商之銘文言簡而義備大率如此是器足與純緣周以夔龍又著兩螭以聳其耳通腹列饕餮之形文鏤形質悉與巳丁孫敦同但款識欠一丁字耳當是一時物也紹興古器評

商父乙敦盖

上為孫形中畫為兩冊下言父乙古者人君錫有功彰有德必有冊命以書之故商之彝器凡著此象者

皆所以紀君命也紹興古器評

周敦

周散季敦

惟王四年八月

初吉丁亥散季

蓋

肇作朕王母叔

姜寶敦散季其

萬年子=孫=永寶

惟王四年八月

初吉丁亥散季

器

肇作朕王母叔

姜寶敦散季其

萬年子=孫=永寶

右通蓋高八寸四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三分腹

徑九寸一分容六升七合共重十有三斤二兩兩耳
有珥三足葢與器銘共六十六字攷其銘乃散季為
王母叔姜作也昔之人神祀饗之禮其彝器食飲每
通用之既以人道事乎神又以神道饗乎人此家廟
中與夫平日燕居之器皆得銘而用之初無別也散
季之銘叔姜敦必有一於是矣當商之末世周之盛
德文王在下遵養時晦於是四方之賢者盡歸乎來
如太公望散宜生之徒莫不咸在文王者得此數臣

以為之輔故丕顯之謨足以貽於初丕承之烈得以繼於終廹夫天之歷數有歸於周武王作太誓以告於衆則太公望有鷹揚之從散宜生有執劍之衛事業昭昭載之史册蓋彼皆以文王舊臣受顧命之託而成此武功焉今觀是敦考諸欵識在惟王四年八月也且文王之世散季已為之輔而歷數猶未歸則知所紀之四年肇而作此者蓋武王時明矣博古圖

右散季敦銘藏長安吕徵仲丞相家底蓋皆有銘考

古圖以太初歷推之為武王時器未知是否又云武王時散氏惟有宜生季疑其字者亦何所據哉金石錄

周毁敦

東[illegible]穴外[illegible][illegible]否[illegible][illegible]女

文朕[illegible]居必非保十五鍾

鐘敢五金攸了[illegible][illegible]用[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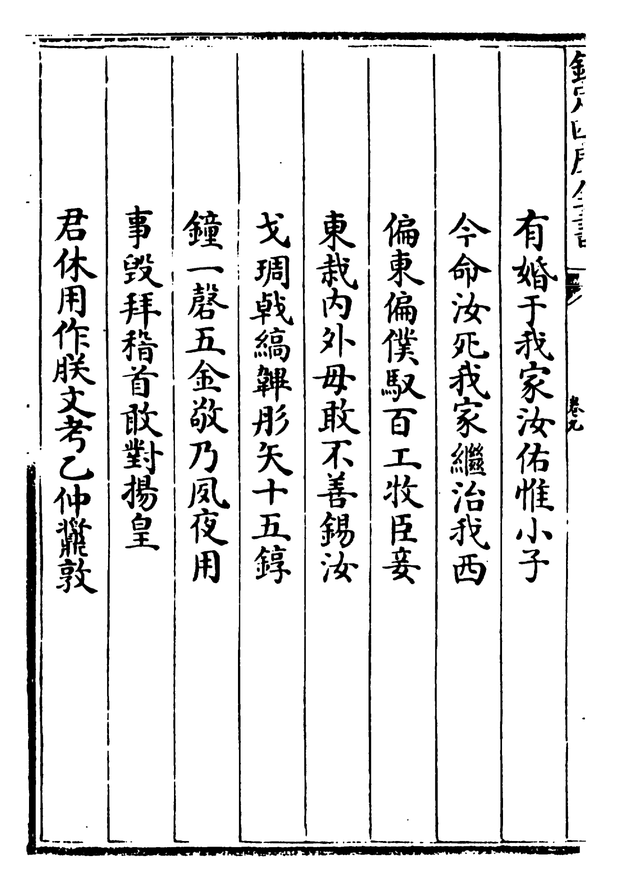
鼓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堂[illegible]

休用作朕文考入中[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用合

惟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

伯和父若曰師毀乃祖考



有婚于我家汝佑惟小子
今命汝死我家繼治我西
偏東偏僕馭百工牧臣妾
東裁内外毋敢不善錫汝
戈琱戟縞鞞彤矢十五鎛
鐘一磬五金敬乃夙夜用
事毀拜稽首敢對揚皇
君休用作朕文考乙仲𪔂敦

毀其萬年子[二]孫[二]永寶用享

右高八寸一分深四寸三分口徑七寸五分腹徑七寸四分容五升有半重十有二斤兩耳銘一百一十三字且敦之名見於虞氏之時而特無其制至周兼用四代之禮而敦亦不廢然而時不相襲故形器類皆不一此器圈足而下連方座比他器為稍異且銘伯和父者和衛武公也衛自康叔有國至武公已三世矣武公能修康叔之政平戎有功故周平王命之

為公令觀銘文著伯和父稱若曰則知代王而言者也其謂師毀乃祖考婚于我家則知為周室之姻婭舊族耳方玆時師毀治其東偏西偏為有功焉故銘厥功而錫是敦以章其善且復見𦔮戈矛錞鐘之物不一等可謂盛矣然世系所出則前史既闕無所考證不得其傳焉 博古圖

周仲駒敦一

寶用享孝

寶用享孝

蓋

敦子=孫=永
父作仲姜
录旁仲駒

器

录旁仲駒
父作仲姜
敦子=孫=永
寶用享孝

周仲駒敦二

蓋

寶用享孝

敦子=孫=永

父作仲姜

录旁仲駒

器

录旁仲駒

父作仲姜

敦子=孫=永

寶用享孝

周仲駒父敦蓋

蓋

寶用享孝
敦子=孫=永
父作仲姜
彔旁仲駒

前一器通蓋高九寸一分深四寸三分口徑六寸五分腹徑九寸六分容七升九合共重一十七斤六兩

兩耳有珥三足蓋與器銘共三十六字

次一器通蓋高八寸九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六分腹徑八寸九分容七升五合共重一十七斤兩耳有珥三足蓋與器銘共三十六字

後一器（敦蓋）高二寸八分口徑七寸七分重二斤十有四兩銘一十八字

右三器皆曰仲駒父其國氏及世次皆未詳功臣表有騏侯駒左傳有駒伯為郤克軍佐則駒其姓也若

曰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駒奔衛則駒其名也豈非公子駒以伯仲稱而曰仲駒父耶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稱周道也子生三月父名之二十而冠尊其名而立其字五十為大夫則尊其字而呼以伯仲也仲仲姜者蓋仲駒父之母或祖也或以為仲駒父妻則禮曰夫不祭妻是以知為母或祖也按春秋凡婦人皆以字配姓伯姬仲子季姜之類是也仲姜亦字配姓也齊許申呂皆姜姓此則未詳其為何國女

夫器有用器有祭器銘有享孝追孝祀禪者皆祭器
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盛而玉盛之制不見於傳注
今宗廟中廼與瑚璉遂為闕器豈鄭玄所謂敦瑚璉
簠簋皆黍稷之器者歟噫兩漢去聖未遠煨燼之餘禮
樂度數所泯絶者眇邈已不可追當是時綴學之士
所得斷簡殘編補葺訓詁斷以臆説故三代禮文雜
以漢儒之學由是後世祖述者異端紛糾無所指歸
今復得見三代之完器乃可以知聖人制作之旨俾

有志於古者有所考信豈小補之哉博古圖

周敔敦

隹王十月王才成周南淮夷
遱殳內伐溟昴參泉裕敏
陰陽洛王令敔追禦于上洛
炤谷至于伊班長榜載首百
執訊卌奪孚人四百鄙于榮
伯之所于炤衣諱復付乃

惟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節

趯及內伐浪昴參怡裕敢
隂陽洛王命敔追迎于上洛
炂谷至于伊班馬榜戠首百
執俟曰雜孚人三百鄙于艾
伯之斷于炂衣諦復付乃君
惟王十有一月王格于成周
太廟武公入佑敔告禽馘百
白王蔑敔歷事尹氏受釐

敔圭再幣貝五十朋錫田

于欿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敔

敢對揚天子休用作尊敦

敔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高五寸八分深四寸口徑六寸三分腹徑七寸九

分容六升重八斤一十兩兩耳有珥三足闕蓋銘一

百四十字首曰惟王十月猶春秋之言春王正月之

意蓋言王所以尊主言月所以謹時也曰王在成周

者猶詩之言王居鎬京周公既成洛邑明天下知所歸往也曰及內伐浪昜猶詩所謂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者矣曰吾命敔追迎于上洛猶詩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者矣執傒曰雜孚人三百泮宮之執訊獲醜之意也曰十有一月格于成周太廟告厥成功于廟之意也曰敔告禽馘百傒臼者有同乎獻囚獻馘曰尹氏受釐有若乎告廟之終並受其福曰圭鬲幣貝五十朋者蓋錫以圭璧以作爾寶鑄之鼎彝以

著其功與之幣帛以將其意而其數之多至五十朋足矣猶以為未也又錫以土田之行則受錫者豈得傲然自居其寵耶宜乎對揚天子之休命而歸美以報其上焉亦猶詩所謂虎拜稽首天子萬年之意歟是敦也不惟制作精工而又字畫奇古其間辭意與商周之書雅頌之文相為表裏漢揚雄言周書噩噩爾殆有見於兹也博古圖

周姜敦 鍾鼎款識作伯冏父敦 吕氏攷古圖作伯百父敦

蓋

伯景父作周姜

寶敦用夙夕享

用祈萬壽

器

伯景父作周姜

寶敦用夙夕享

用祈萬壽

右高四寸深二寸口徑六寸七分腹徑六寸七分容

二升五合重二斤有半兩耳圈足銘一十六字此敦
上錢其耳下圜其足銘之曰寶敦作者伯景父也且
書景命曰予命女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則伯
景周僕卿也按史記年表自厲王以上有世次而無
年數共和以後接乎春秋年數乃詳葢自穆王傳共
孝懿夷厲五王而至于共和至今葢千有九百餘年
斯敦之作在穆王時也古之人欲存乎久遠者必託
于金石然岐陽石鼓今雖皆在而文字剥闕者已十

三四惟古器銘在者皆完則石之堅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必用銅取其不為燥濕寒暑所變為可貴者且古之賢臣名見詩書者常為後世想望矧得其器讀其文自可寶而藏之矣博古圖

按歐陽公集古録云尚書冏命序曰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則此敦周穆王時器也按史記年表自厲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數共和以後接乎春秋年數乃詳斯敦之作在共和前五世而逺者也古之賢臣

名見詩書者常為後世想望矧得其器讀其文器古而文奇自可寶而藏之又按劉原父先秦古器記曰此敦得于藍田敦者有虞氏之器周禮有金敦有玉敦玉敦以盛血天子以盟諸侯金敦以盛黍稷大夫主婦以事宗廟此金敦也其銘曰伯冏父作姜寶敦夙夜享用祈眉壽蓋周穆王太僕正周畿内諸侯食采于周者也鐘鼎款識

右周姜敦銘本二器其一原父以遺歐陽公伯下一

字集古録讀為冋曰此書所載伯冋穆王時人也而吕氏考古圖訓作百皆未詳也金石録

伯百父作周姜尊敦其器無文飾則自命士以上得用殆與秦漢間器無以異也周之世齊姓重天下故當時語曰姬姜觀原父所得敦三皆為姜氏則世以為貴姓可知周之諸侯與大夫卿蓋無以周為謚者惟伯禽弟守釆地居王之畿内世以周自别如宰周公類可以考也其謂周則王畿之公也或言王之支

庶子弟亦得以周號者且王子弟則或自有封矣支子分屬王畿者則以采地著其受姓命氏則子孫各以其姓自顯盖不以周自稱知彼既别於周矣若平王之子封汝川初以周為氏此其以周著者古之宗廟不出四封然得自長安知非汝川之周也廣川書跋

周宰辟父敦一呂氏攷古圖作周敦

隹三月初吉王在辟宫宰辟父右周□王册命周□

惟四月初吉王在辟宮宰

辟公佑周立王册命周曰
錫汝華朱芾玄衣束帶於
鋚華錫戈琱戟彤矢用饌
乃祖考事官司節僕小射底
敷周稽首對揚王休命用作
文考寶敦其孫子永寶用

辛辟父敦二

隹三月初吉王十辟宮宰

宰辟父敦三

惟四月初吉王在辟宮宰

辟父佑周立王册命宰曰

錫汝華朱芾玄衣束帶於

鋈革錫戈琱戟彤矢用饌

乃祖考事官司節僕小射

祖敷周稽首對揚王休命用

作文考寶敦其子二孫二永寶用

前一器通蓋高八寸三分深四寸二分口徑六寸七分腹徑八寸五分容七升二合共重八斤有半兩耳有珥三足蓋與器銘共一百五十字

次一器通蓋高七寸三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六

分腹徑七寸六分容六升六合共重九斤六兩兩耳

有珥蓋與器銘共一百五十字

後一器高六寸一分深四寸三分口徑六寸七分腹

徑八寸六分容七升二合重七斤二兩兩耳有珥三

足鈇蓋銘七十五字

右三器形制欵識悉同乃一時物也其銘曰周者公

子周悼公也悼公文襄之後故有用作文考寶敦之

辭古者錫有功則必有彝器以紀其事且以告于家

廟焉如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是也卣飲器敦食器宜其為銘一也是敦之銘亦曰用養乃祖考者謂此博古圖楊氏圖古器有銅敦銘曰宰辟父右周立王冊命周周頓首奉揚王休用作文考寶敦其制與周姜敦異葢圜不作龜形亦無刻飾著耳附腹不與簠簋形同亦不為蟲獸狀而掩至上飾畫靁火今既受命于王為文考廟器必考於制度不敢遺舊章也其制如此者疑禮文㯙鈌㯙音傘分離也不能盡考傳禮曰有虞氏之

敦周士制得用之又曰諸侯飾以象大夫刻以龜天子飾以玉而還象其形則敦雖通於上下惟其刻飾異爾豈其為此圖者不識當時蟲獸文而誤為草木之英華者耶周之世有太宰內宰宰夫在禮在春秋皆書曰宰若宰周公宰孔父宰文公宰皆官也譙周曰成王作辟宫其言王在於此則異於夷宫武宫矣蓋王之法宫也肆命王臣必親即辟宫則其禮重矣錫戈琱爯華彔緜衣此命大夫賜非士得受之其制

則與禮不合蓋享敦祭敦制度不同故上得以兼下其形制則亦已辨也_{廣川書跋}

周兕敦一



周兕敦二

周兕敦三

器

前一器通蓋高一尺二寸深四寸四分口徑七寸五分腹徑八寸二分足自方七寸六分高三寸九分容七升共重二十一斤兩耳有珥蓋與器銘共二字

次一器通蓋高一尺一寸九分深四寸二分口徑七寸四分腹徑八寸足自方七寸五分高三寸八分容

六升八合共重二十一斤九兩兩耳有珥蓋與器銘共二字

後一器高八寸六分深四寸四分口徑七寸三分腹徑七寸七分足自方七寸四分高三寸八分容六升三合重十有八斤兩耳有珥闕蓋銘一字

右三器製作一律皆以雲雷為飾其銘上為屋宇之狀而下一字曰兕蓋薦之宗廟之器也前二器乃頊所藏者蓋上各有犀兕之形故皆以兕名之後一器

近得於長安水中但恨闕其盖耳博古圖

右三器制作一律盖底皆有銘銘各一字上為屋室之狀其下一字曰巳當讀為兕古人用字或如此前二器舊藏御府後一器宣和間獲於長安水中其制度款識悉同惟闕其葢耳鐘鼎款識

周刺公敦一

伯據虘肇作

皇考剌公尊
敦用享用孝萬
年眉壽畯在
位子〻孫〻永寶

周剌公敦二

伯據盧肇作

皇考剌公尊

敦用享用孝萬

年眉壽畯在

位子〻孫〻永寶

前一器高六寸四分深四寸二分口徑六寸八分腹

徑八寸容八升重十斤四兩兩耳有珥三足闕盖銘

二十八字

後一器高六寸四分深四寸二分口徑六寸八分腹

徑八寸容七升六合重十斤十四兩兩耳有珥三足

䦨盖銘二十八字

右二器其文曰作皇考剌公敦且𢈔敦曰剌祖乙伯

按太公望子丁公伋伋子乙公得是知剌公乃乙公

族也二器銘悉同亦一時宗廟之器博古圖

周剌公敦銘二十八字剌公雖不見於經傳然考諸

彝器則有剌祖乙伯見於𢈔敦之銘按太公望子丁

公伋伋子乙公得以是推之刺公必乙公族也曰用享用孝則又知其為宗廟之器紹興古器評

周雁侯敦

雍侯作姬邍

蓋

母尊敦其萬

年永寶用

器

雍侯作姬遵
母尊敦其萬
年永寶用

右通蓋高六寸一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腹徑七寸七分容六升共重七斤兩耳有珥蓋與器銘共二十八字曰雁侯作姬遵母尊敦按周室武王第四子曰雁侯其後乃有雁姓則雁者周武王之子曰作姬

遼母尊敦於是又言遼遼者武王之姬雁侯之母也遼

字與原字同義且同音盖古之姓氏耳博古圖

周師望敦

太師小子師望作䵼彝

右高五寸深三寸九分口徑六寸二分腹徑八寸容

六升有半重一十斤四兩兩耳有珥闕盖銘九字純

緣與足皆飾蟠夔間以雲紋耳為螭形按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東海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或封於申或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尚年老窮困以漁釣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覇王之輔獵至渭陽得尚與語大説曰自吾先君太公言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載與俱歸遂立為師其銘曰太師者盖紀其官

也望則稱其號耳是器與周師望簋銘文政相同殆一時物耶博古圖

周虔敦一

周虔作旅車敦

周虔敦二

周虔作旅車敦

前一器高四寸三分深三寸五分口徑五寸三分腹徑七寸九分容四升重四斤四兩兩耳圈足銘六字

後一器高五寸六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六寸容三升七合重三斤十有四兩兩耳有珥圈足銘六字

右二器夫師之出征則有宜社造禰之事而奉齋車以行是敦銘之以旅車則必旅之所用以舍奠于齋車者且師行一軍而為旅者已衆故其敦不一則一

二以數之此特得其二而已其曰虡者必當時主將之名葢不可得而考矣博古圖

周仲𡩜父敦

𣪘仲𡩜父乍

𠤞𣪘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

䵼仲𡩜父作

尊敦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

右高五寸六分深四寸口徑六寸腹徑八寸容六升

一合重五斤有半兩耳有珥三足闕蓋銘一十七字曰仲萛父者其字也上言蒯者恐言其姓又恐言其名春秋時有曰蒯闕是有以蒯為姓者有曰南蒯是有以蒯為名者此敦耳足皆狀獸形純緣之下雷紋為飾腹間純素其形制與伯庶父敦大槩相類但闕蓋耳博古圖

蒯仲萛父不載於史至晉始有大夫蒯得漢有齊辨士蒯徹豈其苗裔乎博古圖

六藝之一録卷九